

华夏文摘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第六二三期 —— 每周五出版 ——
(二〇〇三年三月七日出版) (一九九一年四月五日创刊)

三月六日 CND 创刊十四周年

癸未年二月初五

本期目录 (cm0303a)

- | | | |
|-----------|--------------|----------|
| 1. 【一周要闻】 | 02.28~03.06 | CND (2) |
| 2. 【遥望神州】 | 公款吃喝无害有利论可休矣 | 王勉之 (4) |
| 3. 【人生旅途】 | 远行 | 王东明 (5) |
| 4. 【凡人小事】 | Jim的女朋友 | 冬至 (8) |
| 5. 【往事追忆】 | 先生·爹爹·老鬼 | 箫代 (10) |
| 6. 【随感杂谈】 | 中年迷思和进化理论 | 老非子 (13) |
| 7. 【诗苑】 | 女性之光 | 惠兰 (14) |
| 8. 【随笔】 | 海湾战争话当年 | 饶伟 (15) |
| 9. 【“我们”】 | 恨铁不成钢 | 笑杏 (18) |
| 10. 【杂文】 | 下流话与上流人 | 唐夫 (20) |
-

《华夏文摘》是由CND义务工作者提供的免费服务。订阅或停订本刊的方法请参照本期文摘的封底。意见和建议请寄：cnd-cm@cnd.org；来稿请寄：HXWZ@cnd.org。由于本刊编辑人手有限，来稿请只用电子邮件寄纯文本文件。请在来稿中注明您的姓名和电子邮址（如愿用笔名或不署名也请注明）。若是文摘，敬请详细注明原稿的来源和出版时间。

有意为《华夏文摘》赞助商，请与banners@cnd.org联系。请光临my.cnd.org浏览新闻和图片、华夏快递、华夏文库、华夏论坛

《华夏快递》每天为读者刊登内容丰富的各类读者投稿和文摘，希望大家踊跃投稿并向我们推荐优秀作品。

《华夏论坛》经常有对本刊登载文章的及时评论。网友观点有时针锋相对，体现了自由论坛涵盖全频谱的特色。欢迎各位继续在<http://www.cnd.org>上讨论自己感兴趣的任何话题。

《华夏文库》收集了本刊 2 2 0 位作者和 3 5 个专栏的文章，欢迎大家来<http://www.cnd.org>浏览。

【一周要闻】

〔中国〕

★二月二十八日，在中国以间谍罪和恐怖活动罪被判终身监禁的著名异议人士王炳章今天上诉失败，中国法院维持原判。代表王炳章的律师说，法院维持本月初的终身监禁判决。王炳章在美国的女儿说，王的家人仍然计划找寻上诉的途径，并且希望美国政府施加的压力可以帮助他得到释放。

★二月二十八日，是台湾的二二八纪念日，台湾政府选在这天公布 2 3 年前“美丽岛事件机密档案”。此前民进党方面曾指事件发生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应该为“美丽岛事件”向台湾人民道歉。因此有人士质疑，台湾政府是否藉此来打击宋楚瑜，凸显国民党与亲民党是“旧势力”，影响选民观感。

★三月一日报道，台湾观光胜地阿里山发生小火车颠覆事故，一辆载着 1 3 0 多名乘客的森林小火车从阿里山开往神木站，途中突然翻车，其中一节车厢坠入山谷，另外两节悬在桥上。目前确定至少有 1 7 人死亡，1 4 9 人受伤，其中一些伤势严重。

★三月二日报道，设在美国华盛顿的“自由中国运动”说，在中国成都被监禁了八个月之久的民运人士张琦已经获得释放，并已抵达美国。张琦是和王炳章、岳武一起，于去年六月在越南被绑架，后于中国华南一座寺庙里被警方发现的。

★三月三日，中国两会召开。一般预料，尽管这次的会议将出现中国 1 9 8 8 年以来最大规

模的国家领导层人事变动，胡锦涛从江泽民手中接过国家主席的职务已成定局，但中共前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仍会继续保留军委主席的位置，不会“全退”。

★三月三日报道，中共十六大二中全会提出的相关“意见”，明确新一届中央政府将成立 6 大部委。有待人大审议通过的 6 个新设部委分别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规划委员会、国家农业委员会、国家能源委员会、国家银行监管委员会和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三月四日，中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今天在北京召开，由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主持。预备会议选出大会主席团，吴邦国获推选为主席团主席。

★三月四日，中国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姜恩柱说，中国政府没有愿望进行西方所谓的三权分立的政治改革。姜恩柱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深圳进行的改革试验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在搞三权分立。

★三月五日，中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总理朱熔基发表他卸任前的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了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必要，但同时表明政府应该控制社会的贫富悬殊水平，防止因缺乏社会保障而发生社会动乱。此外，朱熔基还指出，政府官员应防止腐败。

★三月五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新财政预算案，如外界所料，政府以加税、加费以及削减各方面的开支来解决政府庞大的财政赤字。尽管所宣布的增加收入建议将会为政府在本年度增加 6 0 亿港元收入，新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预算仍将达到 6 9 8 亿港元。

★三月六日，中国宣布了一项 2 0 0 3 年的预算草案，其财政赤字创新纪录。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指出，今年的中央财政支出要比财政总收入超出 3 8 0 亿美元。项怀诚还宣布，2 0 0 3 年中国将增加军费开支 9 . 6 % 到 1 8 5 3 亿元人民币（约合 2 2 4 亿美元）的水平。项怀诚在向人大会议提交预算案时表示，中国

★三月六日报道，来自五十多个伊斯兰国家的首脑结束了在卡塔尔举行的紧急会议，他们一致表示，他们完全不接受美国攻打伊拉克的计划。他们在会后发表的声明强调了在联合国的框架之内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必要性。声明还呼吁伊斯兰国家不要参加任何攻击伊拉克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军事行动。

★三月六日报道，在可能即将爆发对伊拉克战争之际，土耳其势力强大的军方公开表态，支持在土耳其部署美国部队。在一份罕见的公开声明中，陆军总参谋长澳兹考克将军说，如果在北方开辟第二条战线的话，战争耗时会更短。

★三月六日，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 737 客机在阿尔及利亚南部城市塔曼盖塞特附近坠毁，机上 102 人丧生。这架飞机是在起飞几分钟后坠毁的，飞机当时正准备飞往首都阿尔及尔。据报，有一人在空难中生还，据信这名生还者是一位机组人员。◎本栏编辑：秦人、吕青

~~~~~

【赞助广告】

ValueCalling.com: 所有电话卡都是光纤线路 (不用 IP), 无接线费管理费等杂费, 1分钟计时, 清晰可靠, 最高质量与最佳售后服务完美结合!

欢迎到<http://www.valuecalling.com/>选购!

~~~~~

【遥望神州】

公款吃喝无害有利论可休矣

· 王勉之 ·

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的刘德中先生于二月二十六日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公款吃喝罪莫大焉？”的文章，认为中国每年一千亿人民币公款消费并不算多，按全国十三亿人计，人均不到 77 元，即使按城镇就业人员计，也不过 830 元，赶不上其他国家一次宴会的人均消费，所以不必大惊小怪；同时作者还断定，公款吃喝是“一种补充分配形式”，且能促进饮食业的发展，等等。

所以，不能说公款吃喝是一种腐败现象。当然，在刘德中看来，这是有前提的：“只要不是都被单位领导吃喝了，而是被单位成员集体吃喝了，公款吃喝就算不了什么。”

显然，这是公款吃喝无害有利论。中国的公款吃喝历来就是少数特权人物的“专利”，小小百姓、甚至低级官员是不可能或很难问津的。当然，例外情况也是有的。比如那些权势人物前后左右并为他们服务的小人物，也会沾点光。我认识一个县长的司机，一个月至少有二十天陪伴去大吃大喝。至于县长本人则是几乎天天“工作餐”了。我曾工作过的一个中央所属几千人的大厂，专门建有领导招待和宴请宾客的豪华餐厅，那些大小头头们，差不多个个都因此腰粗肚圆。我那个老家一个数千人的不算小的村庄，历届村长书记都是擅长酒令猜拳的，耍起疯来，什么都不顾。我但愿孤陋寡闻，见到和听到的是个别少数情况。但事实却无法否认，握有权力的大小各级官员几乎都是如此，他们随意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这无疑是彻头彻尾的腐败。对此，官方和平民百姓都有共识。假如有如刘德中先生所设想的那样出现不单是领导而是全体成员都大吃大喝的单位，是不是就不是一种腐败呢？答案也是肯定的。因为每个人已经按照国家的分配和奖励政策规定得到了应该得到的那一份，超过此部分，其实是非法占有别人创造的财富。当然，假如一个国有企业效益好，年终作为奖励的一种形式，全体人员凑在一块，不是毫无节制的吃吃喝喝，也未尝不可。我看，新加坡一些公司老板，每年年终，甚至平时逢重大节日，总要宴请一些人，甚至全体员工，似乎没有人说不好。问题是中国的各级“老板”只顾自己的馋嘴，哪会想到那些辛苦干活的普通人呢？所以，“单位成员集体吃喝”，大概是见不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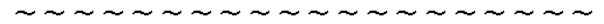
确实，中国人是很讲究饮食文化的，有各种各样著名的菜肴，还有许多美食家，大概是人的生理本性，谁都想吃山珍海味、喝茅台酒，而且根据现在通行的消费促进经济的观点，你

在吃喝上花费越多越能繁荣饮食业，所以那些经常进出宾馆酒店，一桌下来，以千元计、万元计送进宾馆酒店经理手里的消费者，还有功呢逆。前不久，在中国闹得沸沸扬扬的12人33万元人民币的一顿饭，可想而知，不仅这个高级酒店老板，就是整个饮食行业，也会开怀大笑的。作为饮食行业的经营者，他们为了赚钱，不管你的钱是那里来的，偷来的、抢来的、贪污受贿来的，只要是他们的顾客，都会受到欢迎的。但是，从根本上说，只有用自己的劳动和合法收入去吃喝才能真正有利于饮食业和国家经济的发展，而非法的公款大吃大喝，是国家资产向权贵者们的变相转移，对餐饮行业促进作用是虚假的，是无法持久的。正直的餐饮经营者是不能把盈利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中国的公款大吃大喝，每年究竟有多少亿人民币，官方可能也弄不清楚，因为众多单位头头可以巧立名目，以各种项目，甚至打入产品成本“报销”。所谓一千个亿，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已经见诸于报刊等公开资料，如果这个数字没有很大出入的话，十几年过去了，国民经济总产值翻了一番，公款吃喝会不会也翻一番，我们无法知道，但是根据吃喝风愈演愈烈的实际情况，即使没有翻番，也会大大增加。现在就是按最低的一千个亿算，也是一个巨大数字。长江三峡工程也就是一千几百个亿。一千个亿可建几个城市的地铁，可修筑数不清的高楼大厦，当然更可以顶千百个“希望工程”，救助百万计的失业工人和处于贫穷饥寒中的千万农民，等等。按中国十三亿人口和一两亿就业者平均计算，其相对数也并不是可以忽视的，全中国每个人要为公款吃喝者负担77元，连老人、小孩，吃不饱饭者，都一个个掏出钱来供养公款消费者，难道不算什么吗？按就业人口，每人要拿出830元让权势者们享受，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一桩，要知道这占他们年平均收入的百分之十几。和某些发达国家比，还不够人家一次宴会的钱，不知刘德中有什么

根据，但同时你为什么不和人家比一比，中国人均收入只是人家的几十分之一呢。其实，应该算一算的是，那些有“资格”挥霍这一千亿美元的特殊阶层中的每个代表人民利益的“公仆”得到多少“补充收入”。假定这个阶层有一百万，每人就可平均得到十万元，即使前者为一千万，那每人也有一万元，也比城市职工平均收入多，无论十万还是一万，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劳而获的。这虽然是大概估算，其腐败严重性也显而易见了。所以，公款吃喝无害有理论可休矣！

□ 读者投稿



【人生旅途】

远行

• 王东明 •

一

1988年3月2日，冬末的京城寒气袭人。早上七时许，我踏上了3次国际列车，注视着站台上的小凡和其他为我送行的同学朋友。

列车徐徐启动，然后迅速离去，不久便抛开了这座我生活了多年的城市。我最不忍看亲人离别。刚才站台上寒风中的几对热吻、颗颗泪珠和无数双挥舞的手让我不堪回首。

列车向更冷的北方驶去。这趟列车将要行驶五天五夜，把我带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两个月来，宴耳新婚和整点行装之际，我一直在忙碌、喜悦和憧憬中度过。我在自豪、骄傲，自我陶醉，对未来充满幻想。此刻，我陡然感到巨大的失落。顷刻间，我要告别生我养我的土地、朝夕相伴的师兄学妹、双亲姐弟和柔情似水的小凡。这太残酷，让我窒息、心碎。

二

和我同坐一间卧厢、共度欧亚大陆的是大D和小E。我们上车后互致问候，而在列车开动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言。大家都被一种莫名的情绪所压倒。E小姐拿着一块手绢，不

时地擦着眼泪，有时又呆呆地盯着手绢上的图案。D先生总是看着窗外，而我则闭目沉思了很久。我向来不擅言谈，可此时在这几乎凝固了的空气中，我实在感到压抑，无所适从。于是我开始没话找话地与大D和小E答腔。原来D先生非常健谈，并和我是半个老乡。他也狠心，抛下爱妻和刚刚满月的幼子去维也纳学习古典音乐。难怪他的心情那么沉重。大概他早就想和我们说说话了。

与D先生的言谈使我的心情好了不少。车厢里的气氛变得有些活跃。这样，E小姐也就自然地加入到我们闲聊的行列。不过她言语仍然不多，有时腼腆地一笑，有时又欲哭无泪。由于D兄和我聊起了家常，我说话也就越来越随便和放肆。这样一来，我就要起了小聪明，想逗E小姐开心：“小E，你在临行前一定和男朋友吵了一架，是不？”我这一问，E小姐先是一愣，再是满脸通红，然后便是嚎啕大哭。一时D兄和我都不知所措。我后悔自己说话太冒昧唐突。幸好，E小姐哭了一阵之后，D兄说了一句很幽默的话，让她自己不好意思地笑了。从此之后，在五天的漫长旅程中，她总是开心地和我们说笑，尽管有时有点无可奈何，有时也难免流泪。我们都亲昵地称她小E，并总拿吵架来逗她哭笑不得。

一年之后，D兄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重提我们在布达佩斯到维也纳的东方快车上共进的西餐。小E给了我甜美的回忆，让我留恋那段难忘的旅程。多少年来，我都在想找到小E的下落。小E当年的目的地正是我现在居住的巴黎。小E，如今你在何方？

三

3次列车从二连浩特出关，在那里列车需要调整轮距。乘客可以下车休息，购买一些烟酒和其他小商品。我初出国门，也不知道还该买点什么，只是东张西望，看看热闹。不久，列车就趁着黑暗，顶着寒风，压低轰鸣，悄悄地离开了我的祖国，进入外蒙境内。它将停靠

乌兰巴托等站，向西伯利亚驶进。

列车停靠时，乘客常下车呼吸一点空气，但很快就会回到车上，因为站台上太冷。蒙古的大部分土地被积雪覆盖，看不到有树木的迹象。没有积雪的地方几乎都是沙漠。进入苏联境内，列车沿贝加尔湖行驶一段时间。我和小E正好在餐车里，窗外天气晴朗，一望无际，偌大的丝瓜形贝加尔湖几乎全被冰雪封盖。湖边皑皑白雪连绵起伏，延伸到无穷远处，在阳光的照耀下折射出道道银光，从车窗前掠过。我有点眼花缭乱，但心头的压抑渐渐被眼前的辽阔所驱散。

车内暖融融的。小E和我饶有兴趣地听人讲述各种乘车的经历。

K先生也是3次列车的乘客，他在火车停靠乌兰巴托站时下车吸烟。一时分心，他竟然没有听到列车启动时急促的铃声。3次列车居然开走了，不顾K先生的喊叫，把他一人留在了站台上。K先生是3次列车的老乘客，在欧洲闯荡了多年，但此刻也快急出了眼泪。是啊，K先生的几大件行李和随身用品都在车上，把他一个人搁在这里，叫他如何是好。

K先生毕竟是生意人，头脑灵活，又有经验。他灵机一动：火车每小时不才六、七十里嘛！他立即叫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马上开车。司机想和他谈价钱，他急不可耐地说：

“快走！要多少给多少”。司机猛踩油门，出租车飞快地向北驶去。三个多小时后，K先生赶到了达尔汗站的站台上，3次列车还未进站。K先生抹了一把额上的冷汗，戴紧棉帽，又勒紧了毛大衣。

K先生给我们讲完他昨天的这番经历之后，又点燃了一支烟，脸上露出了轻松的微笑。随后，他邀请我们去他的软卧包厢坐坐。

K先生四十开外，是那种勤劳朴实的人。他身材微瘦，看上去精明能干，也有些学问。他在维也纳做中国工艺品生意。看来K先生在

十几年的经营中已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但人显得有点疲倦。他的包厢里塞满了大大小小的行李，小桌上有一本印刷精致的中国古玉器荟萃。

四

A先生是位豪爽的彪形大汉，身高一米八以上，就在我们的邻车厢。他听说大D和我都是去奥地利的，便主动要为我们带路。我们当然高兴：有他站在身边，我们感到安全踏实。

大汉A曾是北京足球队的主力前锋，现在维也纳一家俱乐部踢球。他常跑这条线，顺便做点生意。这次他就带了十大包，其中不少是体育用品。A大汉对路上的行情很熟：他知道，虽然卢布的官价是三美元，但实际上一美元足以买一个卢布。一合清凉油或者一瓶风油精也能换得一个卢布，一瓶北京二锅头可以卖十五个卢布，而一块二十元的电子表可以卖到五十。难怪在二连浩特有那么多人买二锅头呢！如何卖掉它们当然要各显神通了。

列车运行了五天之后，拖着我们，于7日中午疲惫地进了莫斯科站。下车后，我既不会说话，也辨不清方向。好在跟着A大汉，我们只管帮他看行李，其他就不用操心了。不一会，他叫来一辆人力车。车夫把我们的行李搬上车，然后拉到一个行李寄存处。寄存完毕，车夫看着大汉。我在思忖：这需要多少钱，我们每人应该给多少。大汉转身递给车夫一合清凉油，车夫双手接过去，点头致谢，然后满意地走了。我差点叫起来：太便宜了！

A大汉又叫了一辆出租车，带着我们在莫斯科市区兜了一圈，然后停在一家百货商场前。这回大汉给了司机一瓶风油精和一只打火机。商场里顾客稀少，商品贫乏。物价依美元的官方汇率很贵，但按风油精的价值计算则非常便宜。A大汉买了些东西，我们只是看看而已。之后，我们去了空旷冰冷的红场，看卫兵在寒风中守着列宁的墓。

晚上，我们在红场一侧的莫斯科餐厅就餐。西式晚餐，肉多菜少，颇为实惠，还有俄罗斯

少女歌舞相伴。饭后每位只需付两三个卢布。A大汉要在莫斯科住两天，所以把我们送回火车站后，就要和我们道别。他为我们支付了下午的所有费用，并坚持要我们不必客气。我实在觉得不好意思，硬是要塞给他十美元。

A大汉告诉我们，他的妻子和六岁的儿子都在北京。他已在维也纳踢了三年，老板挺好，薪金也不错。我问他是否想念妻儿，他说，儿子总是想的，所以常回去。妻子嘛，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反正俱乐部经理的女儿常和我在一起。

五

由于乘坐火车，我们可以多带一些行李。要带的东西自然包括一套西服，数件白衬衫，几件小礼品和一堆专业书。小凡为我准备了若干方便食品，还有一大瓶可口可乐，这在当时算是奢侈品。

我们在火车上一路吃面包、方便面、水果之类的东西。有时也去餐车，但在苏联境内，餐车上卖的多是黑面包和红菜土豆汤，吃了两顿就不想下餐了。小E真有本事，不知是因为她擅于公关，还是太惹人喜爱，或者容易诱人殷勤。她竟能让列车员为我们煮上一锅稠粘香纯的稀饭！在穿越西伯利亚严寒的列车上，吃上这样热腾腾的稀饭，就着涪陵榨菜，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携带的食品还有全脂奶粉，而我记忆最深的则是那十包色泽诱人、红里透着乳白纹点的川味、广味腊肠。后来，我用它们做出了腊肠炒黄瓜、腊肠蒸蛋、腊肠炒面、腊肠榨菜汤。无论怎么个做法，那味道总是：美、香！让我回味至今。这些香肠为我节省了不少先令，也使我能有时间逐渐适应维也纳肉排和水煮粉肠。

后来我们在东德来比锡又买了几公斤种类不一的干腊火腿肠。这些香肠也很可口，并且为我们在西德和英国节省了不少马克和英镑，但它们就色味香而言都与川广腊肠相去甚远。

六

我们转乘的火车在午夜前离开莫斯科，向西南方向驶去。大D和我都很累，上车不久便昏昏欲睡。等我们醒来，列车已逼近布达佩斯。窗外，旭日东升，柔和的阳光洒在雪迹残存的荒原上。列车带着我们逃离了寒冷。

布达佩斯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在奥匈帝国时期极度辉煌。那些黑得发亮的石墙足以印证其古老沧桑。我花五十美元买好了到林茨的车票，将搭乘过路的东方快车。我得知，在这里买北京到布达佩斯的火车票也只需五十美元，而在北京售出的车票接近三百美元。我的那张票是花了一百五十美元从倒爷手中购得，但经几番确认，均告有效。

东方快车在上午十时前后越过了匈奥边界，把我们带到另一个世界：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积雪已被早春的和风溶化，剩下的几片好像在为远方飘浮的白云陪衬，原野上露出大片草地。绵羊和奶牛在草地上盲无目标的漫步，沐浴阳光的温柔，一会儿啃几口嫩草，一会儿又舔舔那几片残雪。等不及的嫩牙在树枝上争相探头。几只我叫不出名字的小鸟从树林飞向牛群。这是一片祥和的土地。

列车与缓缓流动的多瑙河逆向而行。这蓝色的河被两岸茂密的树林呵护着，清澈的河水倒映出扭曲的树影。河岸上的许多树在这春天来临之前也是绿叶葱茏。我要说，这河是青色的。这河水滋润着二十世纪的桃花园。

远方是阿尔卑斯山的余脉，常年积雪的山顶依稀可见。列车匀速向西行驶。经历了七天六夜的旅程，3月8日傍晚时分，我到达了目的地林茨站。

三个月后，我又来到林茨站迎接小凡的到来。那是我们俩分离最长的一段时间。小凡说，这是因为我们相遇后的第二天，在镜湖畔分吃了一个杨山梨。

七

我搭上了十五年前的那趟列车，从此开始了我漫长的旅行。至今我仍不知此行的终点。我也不知道，那是否是因为我一时盲目孤行，或是心血来潮，还是我命运注定要搭乘那趟车。反正那从站台到车厢漫不经心的一步改变了我之后多年的生活道路，让我的人生更加漂泊不定。

每次看到那张用作书签的车票我都会发愣。在那趟车上看到的风景我永远难忘。这些年来，我去过许多地方，搭乘了各种车船，也走了不少路。途中我时常停下来看一会儿风景。有些情景早已淡忘，但让我流连忘返的地方我总要再回去看看。沿着每条我有情有意的小路，我都想走回去，再走回来。

但不可能沿着十五年前的那条路线再回到京城。即使能回去，路上的风景也一定变了。我不会再找到大D和小E。那是一条不归之路。

□ 寄自法国

~~~~~

【凡人小事】

J i m的女朋友

• 冬 至 •

又开始教一个新班。照例，我让同学们先介绍一下自己：学了几年中文，学的是简体字还是繁体字，会拼音还是注音，个人爱好……

“我叫J i m。”

一个低沉的声音将我的目光引向最后一排。

“学了两年中文。我的爱好是追女人。”

听到最后三个字，我有点惊讶，又觉得有点可笑，眼睛不禁落在了他的脸上。这是一个40多岁的男人，脸部的肌肉已开始松弛，头顶的头发较稀，不多的黄发软软地塌在上面。我耳中立时响起一句熟悉的台词：这位老同志，心还挺花花。

“中文用‘交女朋友’的说法来表示男人和女人谈恋爱。追女人这个词表达不妥，并有些贬义。”我尽量慢慢地，和颜悦色地向J i



m解释。但嘴巴却暗暗地撇着，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尽然还有这种人，在课堂上公开说自己的爱好是追女人。

第一节课后，J i m把头往桌上一趴，似乎在抓紧每一分钟睡觉。这位先生追女人还真挺辛苦，我暗自说道。

下午放学时，学生们一边收拾书包，起身离座，一边带着洋腔对我说：“明天见！”这时唯J i m仍一动不动地坐在桌前，头也不抬地继续看书。他在这儿等女朋友。他说她还有一个半小时才下班。他要接她回家。

看来J i m对女朋友追得还真紧。

学校附近没有中餐馆。每天中午我便到附近的B u r g e r K i n g吃份面包夹肉。很巧，J i m也总在那吃快餐。往饭桌上端盘子时，远远地我一眼就看见J i m桌上放着那本16开黄皮大课本。J i m边吃边看，旁若无人，十分认真。我不属于爱和美国人多聊的人，每次一人独坐一角，简单地吃完饭，静静离去，从不干扰J i m学中文。

每次离下午上课还差5分钟时，J i m便夹着课本，手拿可乐，匆匆走进教室。坐下后，用手指迅速翻开书，然后默默地读起来。在教室里很少听到J i m和别人闲聊。他是一个沉默的人。

我教的是阅读课。每天学一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名人名作，包括鲁迅，巴金，胡适等人的中短篇。班上的学生年龄不齐，但水平差不太多。让美国人把中文的四声念准，念出抑扬顿挫，有点属于强人所难。我对他们的要求是认字，能读，重点是中翻英。不过，要把文章译得好，不仅要求词汇量大，还要有广博的各学科知识。在我们这个六人小班里，J i m的翻译每每让我暗中击掌，他翻译得很准确。他不仅熟悉历史、文学，并对苏共党史、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也有所了解。我看看J i m用薄薄头发遮住的秃顶，猜想他已过不惑之年。在这个年龄学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中文，

实属不易。他算是个优秀生。像所有的老师一样，喜欢学习好的学生，教着省劲儿，带劲儿。我对J i m开始另眼相看。“追女人”的业余爱好给我留下的不良印象渐渐淡去。

班上要组织一次外出实习活动。J i m提出，在去“中国城”之前，先去个外文工具书专卖店，大家一致同意。看来J i m确实喜欢书，难怪班上的女生背后叫他书虫。

那天，我们在书店转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大家一个个围坐在一张大圆桌旁，等人到齐。

J i m最后一个付完钱，捧着高高的一大摞书过来。大概有十几本。一问，花了200多块。

在回来的路上，S h e l l y把身子往前探了探，问J i m：

“买了些什么书？”

“都是中文书，只有一本英文语法书，送给我的女朋友。”

“你女朋友的母语不是英语？”S h e l l y谨慎地选择着字眼，小心翼翼地问道。

“她是美国人，是黑人。”

车内很安静。

“她没上完高中就退学了。现在我准备让她继续去上学。”J i m一边开车，一边补充道。

S h e l l y噢了一声，便把话题转到去哪家中国饭店上了。

一天课间时，J i m很仔细地向J u l i e了解她儿子那所高中的入学手续。J u l i e答应给他拿一份儿材料来。

第二天放学后，我果然看见J i m在认真地看一份入学简介。

“准备给女朋友找个好学校？”我一边往书包里放书，一边问。我知道J u l i e的儿子在一个很好的私立高中上学。

J i m抬起头，腼腆地对我笑了笑，

“不是为我的女朋友，是她妹妹。”

我的脑子忽的一下乱了。姐妹易……

J i m看出了我的惶然。

“我和她姐姐的关系快结束了。现在她妹

妹更爱我。但我们的关系不能算是男女朋友关系，她只有15岁。”

J i m清了下嗓子，又说下去。

“我找的女朋友一定要是黑人”

我的手不自觉地停在了书包上，认真听起来。

“你可能也知道，白人和黑人之间的隔阂实际上很深，黑人的社会地位一直很低。这个问题，虽然社会上有人呼吁，有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但声音很小。政府在这方面是不会有有所做为的，全靠社会上关心这个问题的人自己来做。我呢，便是从交黑人女朋友这种方式做起。”

我的表情大概很认真，J i m凝望了我一眼。

“几年来，我一直在找黑人谈恋爱。但是，这件事做起来非常难。

我是白人，我愿和黑人谈恋爱，供她上最好的学校，上高中，进大学。只要她愿意学，我会竭尽全力提供一切费用。在美国，只要受过好的教育，就可以找到好工作，逐渐进入主流社会。”

J i m拿起可乐，连喝了几口。

“这几年，我已经交了好多个女朋友，但都不成功。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年龄小的女孩子，可塑性强，让她读书求学，和她们讲努力学习为将来进入主流社会而努力，比较容易接受。但难的一面是，年龄小的女孩子，不好是谈恋爱的对象，而我又只能用谈恋爱的方式来实现我的愿望。和年龄大的女孩子谈恋爱，最困难的是她们的思想已基本定型，不易被说服去接受新思想。她们看到自己的父母兄长，亲戚朋友大多是干服务性的工作，便也接受这种事实，不想再去读大学，读研究生，从而一步步进入主流社会。

J i m停了一下，嗓音略略提高一分，

“我谈了不少黑人女孩子，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谈成。但我还要谈下去。一个不成，再接着找。”

我听着，有些感动。没想到，我的一个学生，正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尝试着改变黑人的命运。

“我正在写一本书，要求黑人问题引起社会的重视，政府的重视。我要大声疾呼，要让我的声音呼唤出更大的声音。我知道，我的行为为多数人所不理解。我是少数派。但我要试，要做，一直试下去。”

我轻轻的把书包的拉链拉好，笑着对J i m说；

“你的想法很好，祝你成功。”

在回家的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回想着J i m刚刚说的一番话。我忽然明白了，他为什么在第一节课上介绍他的爱好是追女人。

□ 寄自美国

~~~~~

【往事追忆】

先生·爹爹·老鬼
·箫代·

老鬼是我家从前的邻居。其实，他有个挺不俗的名字。可是人们几乎不用他的大名。当他的面，大人们称他为先生，孩子们管他叫爹爹（在我的故乡，爹爹一称是爷爷的意思）。而在背后，一律称之为老鬼。可我，既没有当面称过他先生或爹爹，也没有在背后叫过他老鬼，虽然与他做过很多年的邻居。

听说，老鬼曾经在外面混过些年头，混得还很有样子。他中年以后才回到我们的村子他的故乡来接受管制。他回村的前一天，我还隐约记得。那天下午，村里很多人都忙碌着。有的收拾房间，有的搬动家具。同时，大伙感叹着，唏嘘着。七言八语，说的都是些关于老鬼的事。年纪大些的都还记得他当年的光景：骑的是白马，挎的是洋刀，好不威风！可如今，风水逆转，江山易色。没赶上那趟出海的船，只好卷起铺盖回老家。可不，明天，他就会到了。

兴许老鬼那天是夜里回村的，我没机会目睹乡亲们是如何迎接这位落魄的游子的。说也奇怪，从那一天往后好几年，关于老鬼的任何事情，我竟然一点也不记得。好像这个人就完全不存在一样。我想可能是因为老鬼特安静的缘故吧。他不仅言语不多，连走路也是静悄悄地。因为严重谢顶，常年都戴着一顶旧帽子。背略微有些驮。这使他看起来总有种退退缩缩抬不起头的样子。乡亲毕竟是乡亲，并没有因其受管制的身份而难为他。就这样，他与整个村子乃至整个世界相安无事地共处着。日复日，年复年，并不见他翻起什么风浪来。也难怪我记不得。

对于老鬼的记忆，是从文革开始的。文革初期，各处都风行游行批斗。乡村里没有几个走资派好揪。揪了一圈之后，很快大家就将火力对准了四类分子。大队里差不多有十个生产队。几乎每个生产队都有个把四类分子。只要有四类分子游村之类的事，老鬼必在其列。在游行的队伍里，老鬼依然是缩头缩脑地弯着腰弓着背。再后来，四类分子们又多了一份差使。每逢公社的放映队要到生产队放电影的时候，他们就得担负起支撑银幕的任务。这时候，总有一帮孩子，前呼后拥地围着他们，从挖洞，立杆子到挂幕布，一步不拉地观看。所以，我印象中的老鬼，不是在被批斗就是在立杆子撑幕布。

老鬼被称为先生，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他的文化程度在村子里当推首位。据说有些后生们的名字，就是老鬼的杰作。从取字组词的用意，可以看得出他颇识中庸之道。它的另一杰作，就是将一位本家侄子调教到能做会计的水平。照此说来，老鬼倒也颇能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可是，在公开的场合，并不见老鬼与人们有多少瓜葛。看起来，上述的人情往来大多是在暗中进行的吧。是乡亲们有意无意间要撇点清白，还是老鬼自己为众人着想？这已无从知道。总之，收工出工的来来去去，几乎总是他一个人，顶多也不过是阳光下的影子

与他伴着。幸而孩子们不在乎阶级，更不懂阶级斗争那套名堂，早早晚晚地会像一束小尾巴进进出出地跟随着老鬼。尤其是在老鬼每次从镇子上回来之后，因为这时候老鬼的衣袋里总是能摸得出一些货色的。其中几个小些的，更是“爹爹”“爹爹”地叫个不停，听起来很是肉粘，即使嫡亲爷孙也不过如此罢了。就冲着这帮孩子，老鬼似乎还是有些活头的。

老鬼住的那间屋里我家很近，中间只隔着一间没有人住的空屋。一条巷子从村子的另一端经老鬼的门前一路铺过来，到我家门前却突然中断。没有了巷子，我家的前墙就赤裸裸地外露着。冬有北风，夏有骄阳。在夏天，我们常常盘踞在巷子里纳凉。纳凉的圈子正对着老鬼的家门。纳凉的人物差不多都是祖母级的。有的纺线纱，有的纳鞋底。同时交流着各样信息。近的，远的；现在的，从前的；时新的，经典的。内容无所不包。谈到精彩处，祖母们竟然有些窃窃私语起来。而对于我来说，这些事情也未免太枯燥了些。每到这种时候，我总忍不住四处张望。有时候会朝老鬼的家里瞥上一眼。通常，屋子里总是幽幽暗暗的。哪怕是艳阳高照的正午，也一样是那种不见天日的暗。只有烟筒端部的那点火一闪一闪地，才让人觉得有些活人的生机。有过一次，意外地见老鬼坐得离门很近。原来他正微闭其眼，略张其口，全神贯注地听着老祖母们的闲聊。其表情之舒展，其神情之投入，令人诧异。那张脸，简直生动得可以发出光来，完全不同于平常时日的老鬼。也许只有在这样的片刻，老鬼才真正做回他自己，才是一个有知觉的真正意义上的人。

那么多年里，我与老鬼之间只有过两次对话——严格地说，不是对话，而是老鬼对我说话。就连这两次，也是偶然中的偶然。一天，我在巷子里温习语文。有一课的课文全是红灯记中各种人物的唱词，多是慷慨激昂，极能打动人心。譬如，“山河破碎，儿的心肝碎；人民受难，儿的怒火燃。”读着这样的句子，你怎能不热血沸腾？不知不觉中，我出声地朗诵起来。

正在那时，老鬼走过来，拿过我手中的课本，摇头晃脑地唱将起来。虽然声音有点压抑，听起来倒也很是字正腔圆。唱了几句之后，他对我说，如果想学，他可以教我。可我却不敢。既不敢答应，又不敢拒绝，是那种无所作为的不敢。见我反应如此，老鬼就讪讪地走开了。但是我心里却一直觉得窝囊。从那以后，我有点怕见到老鬼了。稍后几年，我家搬到另一个村子，平时就很少见到原先的邻居，当然也难得见到老鬼。高中毕业后，我在附近的小学里做民办教师。而那时的我，还有另一重知青的身份。因着这层关系，周末假期里，是要参加劳动的。这使我有机会回到从前的邻居中与他们一起干活。所有农活中，以暑天的双抢（抢种抢收）为苦中之最。有一个酷热的暑日，干的活实在是累不堪言，我忽然悲从心来好像是一不小心就会落泪似的。接下来大半天，情绪就是好不起来。好不容易熬到傍晚收工时分，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似乎渐渐地好起来。眼前的夕阳，虽然还是红光满面，却已威力不再。迎面的晚风，吹得人竟然有几分轻飘。我感觉到整个人从内到外都放松了，差一点就要忘记我是谁了。“很累吧？”忽然，有人在背后问我。回头一望，原来是老鬼。经这一问，我的心情一下子又回落到低谷。刷地一下，泪流满面。嗓子也哽咽而不能语。谁知老鬼又接着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听了这些话，我简直要哭出声音了，更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无奈，我只好加快脚步，竟像逃也似地跑了。比起上一回，这次更糟糕。人家与你说话，你竟然不理，还闷着个头飞跑开去，算什么呢？其实，我不是为了要做人上人才来吃这份苦中苦的。不知道怎么应对，就只好仓惶而逃。可是我从来没有向老鬼解释那一天的情景，因为我同样不知道怎么说才能把话说通。

偶尔听老辈们说起，老鬼是有家室儿女的。据说他的太太曾经是教书的。好像是在芜湖。可是，在那些年里，从不见他们来访。也未曾听到老鬼与人聊起他的家小。他们这一家子，

是真的相互忘却了彼此，还是都将一腔思念寄托于无言？恐怕是后者居多吧。四人帮倒台之后，形势宽松了许多。按照政策，上面发给老鬼少许生活津贴。据此类推，老鬼曾经是个团级或者以上的人物吧。因着境遇的改善，老鬼的精神状况自然好了不少。他还高高兴兴地去了趟芜湖。遗憾的是，那次探访之行的尽头，却是一堆坟莹。他的家人没有等到这么一天就都离他而去了。自那次芜湖之行以后，老鬼是真的老了很多也更趋静默了。

再往后，我离开故乡到远方上学去了。只是在假期里回乡探亲时，才听到一些关于老鬼的传闻。虽然是一堆断续不成章的杂议，却也有轮有廓，是个故事呢。好像是他会一些推拿之术，常常帮人治一治跌打损伤之类。在他所医治的病人中，有一位年轻女子。那女子被治愈后，还与老鬼走往得很勤。后来，他们竟然以父女相称。这事本身就很被村里人所不以为然。那女子也的确奇特，后来索性将老鬼接到自己家中，以父相待。最终，那女子真的尽心尽力尽孝为老鬼送老归山了。至于老鬼何必要在老耄之年离开老乡老村，迁居于外村外姓之人家？这兴许是乡亲们不能理解甚至于不想理解的。这件事在传来传去的过程中，总是或多或少地散发着几分朦胧和绮丽。每当听到这些故事时，我总是禁不住要做一番这样的揣度：会不会是因为那女子自幼失亲，与老鬼的相遇相识正好唤醒了她潜意识里对父爱的渴念？于是，它以老人之老这样一种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来弥补和了断她人生的缺憾。而这对老鬼来说，可不也是一种补偿和安慰？

这些年来，不时地有机会见识一些书，叫做一个人的这样或者一个人的那样等等。且不论那些书是写什么的，其书名总是不期然地使我想起老鬼。于是，我就将所记得的写了下来，便成了这篇。

□ 寄自英国

~~~~~

【随感杂谈】

中年迷思和进化理论

·老非子·

读了CND上苟生的“人生无奈”（见《华夏文摘》第619期），紧接着又看了姚明在美国全明星篮球赛上的表演，突然想起早年学的《动物行为学》中提到的Run Away现象。且试着换个角度来看“中年迷思”这个心理学或社会学问题。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促使生物进化得更适应变化的生活环境。但在进化过程中，后代获得并进一步加强的变异并不一定总是有利于它的生存的。典型的例子是麋鹿的角。公鹿以其角吸引配偶，大而多叉的角显示了它的雄性的健美，从而有较多的交配的机会，留下较多的后代。而后代继承，发扬这个特征，角就越长越大，分叉越来越复杂，终于使鹿头不堪重负，且严重影响它的行走、觅食、逃遁。这个过程就被称为Run Away。我不知道它的确切的中文译名，似可译作“失控”。中国的成语“物极必反”，从哲学上归纳了类似的现象。而相对于自然选择的人工选择是使生物变异得更符合选择者的利益，这种变异往往使生物更不适应自然环境，鼓眼大尾的金鱼便是一例。

借用这些概念，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培养读书人—知识分子的过程。新生儿在几个月内便学会了用微笑来讨得母亲的欢心，以换取食物或爱抚。随着神经、肌肉的发育，婴儿进一步学会模仿母亲的声音、动作；学习语言、逻辑；慢慢扩展到接受其他亲属、朋友、师长乃至书报的思想、道德和价值法则，而逐步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与人生目标。从孩子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行为—奖惩的学习过程；从学校、社会的角度看，这是漫长的人工选择中的一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制度沿袭着相对稳定的选择标准：好孩子就要听话、诚实、用功。特别是听话。听母亲的话，有母亲给予的直接奖

励；听老师的话，有老师和父母的奖励；而听官方书报的话，则会受到学校和社会的奖励。符合好孩子标准的，带着良好的评语和优秀的成绩单，就可以升学，得功名或拿学位，乃至封官或留洋。现代学生在一二十年的学校生活中，反复接受同样标准的考核和选择，要想脱颖而出，就要更听话、更诚实、更用功。学生的思想方法和价值观念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和固化。

学生开始工作，踏上社会，特别是来到异国他乡，本以为是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竞争标准被现实冲得千疮百孔。世人的价值观念五花八门，游戏规则变幻莫测，十几年来成功地过关斩将的战略战术失去了威力。积年拼搏，学生时代设定的人生目标却日益渺茫。而昔日被抛在身后的人反倒先抢占了自己应有的位子，使心理更难平衡。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和信奉的原则，尽管理智上明白是该改变自己的观念了，但二十多年用精血滋养出来的“角”，一向靠它出人头地，早已牢牢地固着在头上，要自己折断，痛何如哉？前人用“水所以载舟，水所以覆舟”比喻百姓与君王的关系，我想也可以借来比喻中国学子接受的传统思想方法和价值观念与他的事业和人生的关系。十几年的艰苦奋斗，攀登进取，靠的是这个观念和方法，而阻碍他继续向前发展和进步的也正是这个观念和方法。真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

这里再借姚明作一个例子。当然他正当青春年少，目下更是大火大红。但由于所处环境的急剧变化，他的思想方法、价值观念恐怕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国内媒体以前常称姚明为“好孩子”，回顾他争取来NBA打球的过程，中国各级机构设了多少障碍，搭了多大架子，拖了多少时间；没有精心调教的“好孩子”的脾性，怎么能走得通这条路？基于他的独一无二的身体条件，中国的教练和队友自然会以他为中心来安排战术和配合，听话和谦和只会带来更好的名声。从这点讲，他的父母和教练对他的培养是成功的，姚明的思想方法和价值观念

念应该说是与那时的环境适应的。幸或不幸，他来到美国，进了NBA。不管中国媒体怎么吹嘘，明眼人马上就可以看出他的不适应。上肢力量可以很快加强，反应可以日益加快，体能可以逐渐提高，而要在NBA这样剧烈而无情的竞争中站稳脚跟（更不用说成为一代球星），他最需要的是全然不同的精神面貌：不是中原儒生的礼让，而是德州牛崽的蛮霸。当然，也不需要象巴克利那样到处寻衅。看一下球场上乔丹、奥尼尔、科比，哪个不蛮？哪个不霸？这是NBA的环境造成的，实际上也是街头篮球，CBA一路人工选择的结果。教练的安排未必能照顾每个运动员的利益，而即使教练作了安排，场上的运动员出于个人的考虑，也未必真心执行。毕竟场上只有一个球，而观众们盯着的就是那个带球的人。西方运动员中不乏坏孩子，鲜闻好孩子，自然有它的道理。姚明只有适应这个环境，参加竞争，否则就面临淘汰。

我推算凡在八十年代来美求学，取学位、获居留、购屋育雏，现在大多已届中年。不记得是谁讲的，人到中年便喜欢探讨人生的意义。因为渐悟人生无多，希望余生更有价值。古人有五十而知其前四十九年之非的。我不知道他六十岁时是否发现前五十九年之非？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作为生命的载体肉体有一个生长、发育、成熟、衰老的过程；人的思维能力也随启蒙、入学、谋生、持家而发展、深化。人生的追求会随着岁月的增长而变化：儿童盼成长，青春梦爱情，中年思子孙，老来寻归宿。随着对自己和对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自然需要调整。今天的改变不等于否定昨天，也没有必要否定昨天。是邪非邪不能脱离当时的身体，精神状况和所处环境来判断。老鼠会借不断的咬啮磨去生长太快的牙齿，以对付遗传带来的问题；有智力的人为什么不能冲破人工选择灌输的教条，适应现实的变化世界？

网上有人行文提出中国人在退化。我想相

对人的寿命而言，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怕不容易看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种的显著变化。但自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继以叠经改朝换代而日益完善的科举制度，孔孟之道作为统治思想，在中国历时已逾千年。经这么久的人工选择，中国人，至少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进化了呢？还是退化了呢？这恐怕不是几篇博士论文讲得清的。只是推行和完善了这个选择的历代君王无疑是成功了。中国持久的超稳定政治结构是世所罕见的，而今日双眼只见中考和高考的学生和家长仍旧比比皆是。

□ 寄自美国

~~~~~  
【诗苑】

女性之光
· 惠 兰 ·

一

被所有历史和思想承载的
是一种女性的光芒 纷纷扬扬
无边无际 这种光芒浅浅地泊在时光河面之上
如同江边年年月月不息的青草 藤蔓
她用柔情等待 她用坚毅穿过黑夜
把整个世界照亮

最初的感知来自温暖的日光
来自母亲阵痛后温存的抚摸
从那一刻起 所有一无所有的生灵便有了爱
一生的旅程 尽是无形而巨大的护卫

总是在宁静的夜晚细数天上的星子
总是在酣睡的清晨静听百鸟的鸣唱
从神话到神话 从诗歌到诗歌
日渐迫向我们的女性之光遥远而贴近
如奔流每根脉管的鲜红血液
不息且无声延续 在每一个黎明
孕育数不清的美丽开始

二

我们有梦可做 是因为夜夜枕着谁的手臂
我们有路可走 是因为天天踩着谁的归期

不要说世道艰难人世沧桑
 不要轻易作文赋诗强说愁绪
 遥遥的远方有殷殷的目光
 洞开的家门在深深呼唤
 归去来兮 归去来兮

摇篮曲从窗内飘出 炊烟升起在村庄
 灿烂的微笑开放着生命 仰望天空
 满天高飞鸟雀 自由而欢快
 有谁 不为这样的时日激动 请告诉我
 阳光 音乐 爱情
 你奉了怎样的圣旨莅临
 每一天 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留下歌声与永恒

缘于女性的光芒四散开去
 照耀每一个国度每一种肤色
 无需用语言和手势
 我们随时便可走进一种亲切 抑或拥抱亲情
 在等待的人群中
 我们曾是多么粗心大意的男子啊
 放眼望去 却总在一个女性目光中
 惊奇发现 自己不知何时学会了感恩

三

当世界只剩下战争或暴力
 还有谁在目睹坍塌蓝天后默默流泪
 从坚持到坚持 从正义到正义
 悲愤的女性用双手遍抚残垣
 又用双手掩埋父亲 丈夫 儿子
 这是怎样柔弱而刚强的女性啊
 永不言痛 只在心中写满
 自由 平等与和平的主题

随后的日子靠回忆过活
 关于村庄 关于城市 关于亲人
 仿佛还在昨天 那片朗朗的阳光下
 梦中的故乡啊依旧宁静
 不要再言刀光剑影 不要再说枪声炮声
 当女性的目光再次触及仅有的面包 土豆 大米
 我要以上帝的名义大声疾呼
 还我纯善 还我人性

四

让女性的光芒照亮人类
 照亮每一颗黯淡的心灵和每一个光明的记忆
 我们的一生已如盛开的葵花 沐浴光辉与温暖
 是什么力量在神奇召唤啊
 其善美 来自这些普通女性
 地球不再博大 宇宙不再空灵
 比太阳更亮的总是女性的光芒
 穿透一切 孕育并诞生一切

而此时 晚潮即将临门
 我却什么也说不出
 哦哦 来自天外来自心源的女性光芒
 你让人们为你热血澎湃之后
 又在沸腾着一个怎样的世界啊
 我永恒的女性之光

□ 寄自美国

~~~~~

【随 笔】

海湾战争话当年

· 饶 伟 ·

美国总统布什和他的鹰派内阁们早就嚷嚷着要打伊拉克，除了萨达姆，谁会担心得睡不好觉呢？但是十二年前，当布什老爸前总统严正警告巴格达，如不按联合国安理会限期撤出科威特，必遭兵燹之灾时，我不仅寝食难安，还为次害了一场大病哩。

这当然不是我和那阿拉伯强人有什么瓜葛牵连，职业使然也。曾经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如果要问我什么时候最无聊，说出来容易遭受围攻，那就是世界上太平无事。当年供职于新华社，我敢保证可不是就我一人暗地里“惟恐天下不乱”。当然，乱起来也怕，尤其是你无事生非，不负责地发布了骇人惑众的假新闻。当年国际部一位实习生编译外电时看错时态，审稿又稀里糊涂，结果误发了行星要撞地球的爆炸性新闻，引起一片绝望的恐慌消费。最可怜的当数眼看就要转正的新郎官儿，攥着支取一空的存折，打着饱嗝，委屈地说这会真的冤

枉呢。对那些因此至今还在攒钱并怒气未消的哥们儿，我再重复一遍，同情归同情，那条消息和我确实无关。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现在就少了那种新闻激动感和紧迫感。再说，当年老布什痛砭悍然犯邻的萨达姆，真让你觉得美国据理铿锵，出师堂皇。那老布什熟谙国际政治，大局当前擅于笼络亲疏，团结异己，虽知富无匹敌，武霸天下，却不骄不躁，悉心擘划，伺机而伐，上悬联合国尚方宝剑，左右盟军相拥，后有他国财源，所谓未战先捷也！义举言自威，连他危言耸听你也觉得顺理成章。他正告撒达姆，如果胆敢对美军使用生物化学武器，美国就会（不惜动用核弹）把伊拉克从地球上抹去（wipe out）。萨达姆虽然撒野烧了人家科威特一片油井，但最后还是乖乖地退回了老巢。

老子智勇儿未必，小布什就水平有限了。有记者问他为何要推翻萨达姆，他的回答，诚实有余，城府不足，如果按照信达标准翻译过来，语言和逻辑都让人笑疼后槽牙，“这家伙曾想谋害俺亲爹哩！（This's the guy who wanted to kill my dad）”小布什嘴上缺个站岗放哨的是有目共睹，但既无战略眼光又无策略方案才是他的致命弱点。他先是忘了美国人动不动就“You're beautiful”的“美德”，直不愣登地对谁都讲“我特烦这厮（金正日）（I loathe this guy）”，然后在去年的国情咨文中莫名其妙地把北韩两伊定性为“邪恶轴心”，没有必要地到处公开树敌，得罪了911之后对美国表示同情的伊朗人民，那小金更是恼羞成怒，憋着一肚子火。这不，在美国经济都不管了，一心一意攻打伊拉克之时，“伟大领袖”开始挥舞着核武棒挑逗撩骚美国，使华盛顿尴尬不堪。自从法国总统希拉克首次发明使用“超超级大国（hypersuperpower）”一词以来，这小布什更是说胖腿打颤，说减肥就娇喘，突然又觉得萨某不顺眼，加上十年旧帐未还，非要闯进人家给丫

揍扁，梗着脖子青筋现，劝都劝不住，看你们谁敢拦？而且视昔日盟友为随从，一语不和，讥诮相加，危言相胁，闹得众叛亲离，四方声讨。失道寡助，布什美帝如继续傲慢如斯，为所欲为，乱开先河，世界和平才真正堪虞！

未来难卜，不属此文，我还是言归正题。当新华社国际部接到中共中央“全力以赴，慎重报道”的最高指示时，我们兴奋得麻将都搓不下去了。那八个大字是我没事儿瞎猜的，猜错了责任在俺，不在中央。虽然农历春节在即，部里决定一律不放任何人回家团圆，同时加强夜班值勤，昼夜二十四小时专人专职跟踪事态发展。当时国际部的口号是，与世界四大通讯社大比拼。中东那边战火未起，编辑室这块儿已是硝烟弥漫。

我们早已厌倦了日常的格式化报道，什么领导人亲切会晤，会议圆满结束，咱们这边儿，处处中外友谊谱新篇，美国那里，一到圣诞几家欢乐几家愁呀。话说过来，像这种“战役性”的大规模报道一辈子也摊不上几次，此番天赐良机，大家伙一个个磨拳擦掌。我自不甘落后，加上我就吃住在新华社大院内，按照后来申请到美国读书自荐信中的说法，属于新华社最年轻的发稿人之一，此时不搏，更待何时！于是主动请缨，要求分派我最残酷的大夜班，即从子夜时分挑灯到早晨八点。根据美军作战最佳优势和时差推算，这个时段战争极易打响。平时被摧残之后，都要调休一周。现在非常时刻，几天下来没见波斯湾那边有任何动静，我一脸菜色地找到领导说，不要管我，我顶得住啊，让我继续大夜吧！跟电影《英雄儿女》里的王成似的，领导眼睛都红了。可能是进了沙子，揉的。

其实，如果自制力强，注意休息，补充营养，大夜班也只是小菜一碟儿。但我属于“困，睡不着”的那种。尤其是国际部单身朋友太多，在一起吃喝玩乐惯了，大白天让我闭门独自歇息，难！好不容易一撒手过去了，又给人敲回



来了，“嗨，太阳都晒着屁股了！”废话，我是被晒着上床的。有时眼皮儿乱打架，“不成了，睁不开眼了！”朋友说，“来两根儿火柴棍儿撑着。”我无心开玩笑，执拗着要走人。谈（玩）性正浓的朋友不乐意了，“一个人睡觉有什么意思嘛！”

说起来也怨布什他爸，雷声大，雨点儿小，最后通牒的期限都过了，还迟迟不动手。我这儿开始支不住了。也难怪，当全国人民沉浸梦乡的时候，可能只有我和总理为咱们祖国事业彻夜不眠，不能算那些失恋睡不着，半夜眺望北斗星的。咱们是兢兢业业的主儿，上班不会也不能打盹儿，一面只眼盯着CNN现场报道，关注着波斯湾势态变化，一面处理一百多新华社驻外分社的电传稿件，选编重要的外国通讯社的报道和分析。到了白天，人家不来骚扰的时候，我就主动送上门去。毕竟是吃五谷杂粮的尘胎凡骨，怎能经得起这种瞎折腾，终于乏劳成疾，小身体如同秋风中仅存的残叶，止不住地抖索起来。

此时，整个国际部上上下下都在加班加点。部里本来就人手紧张，现在又拉长战线，每个人都不得昼夜倒换，连续当班，导致生物钟紊乱又无法及时调整，加上等得心焦，内火乱窜，结果海湾战争尚未打响，国际部已开始损员折将。

正在前沿指挥的杨起主任冗繁之中更惦着后方的伤病员。一日，他在探望病号时敲门惊醒了拉严窗帘正睡得天昏地暗的我，迷迷糊糊中还能认清是部主任大人驾到，这才收回了那一记攒足了奶劲儿的窝心拳。噢，后面还跟着人虽精瘦却安然无恙的同事徐勇。我眼睛一亮，盯上了他手提的一兜儿水果。杨起蓦地一句话算是把我彻底吓醒了，“嗨，海湾战争都打起来了，你还在高枕无忧！”虽然虚弱着身子，可下意识中那根紧绷的弦并未松弛。我一听急了，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海湾这一仗，怎么一呼噜就把机会给睡过了。于是抓起裤子不管

正反就穿。杨起赶忙把我按住，连声说天下太平，只是逗我，嘱我安心养病，早日康复，我才迟疑地躺下。

美谈从此传开。杨起主任抓住时机，就焦急等待后的疲塌松懈情绪，再作战前动员，同时对我昏睡之中不忘使命的高度责任心反复褒扬。熟悉的同事朋友见面就嫉妒我，“你小子可真行，拍得部主任晕晕乎乎大会小会地表扬你。没听大家说，现在国际上最出名的是萨达姆，国际部可就数你饶伟啦！”我故意听不出讽刺意味来，还一脸“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恢复得面有人色，不再哆嗦之后，我依然要求上大夜班。生病那几天觉睡多了，现在格外有精神。当美军轰炸机悄悄飞抵伊拉克上空时，我正在曙光初露中独自当班。电视上突然传来CNN记者略带紧张的声调，使我警惕起来。只见电视画面上曳光弹此起彼伏，照亮着巴格达夜空，伊军防空枪炮声辟哩啪啦清晰可辨，我跟打摆子似的激动起来，恨不能一把推开密封窗，用我曾经报考面试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体育解说员的嗓音，向还在酣睡中的北京人民庄重地宣布，“他们打、打、打起来了！”根本不怕人家醒来急了给我一板儿砖。我慌乱中并没有忘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新闻的时效竞争可都是以分秒计算的！脑袋上一小巴掌把自己安静下来，听着越来越密集的枪炮爆炸声，近似果断地以新华社电头抢发了首条“巴格达防空部队开始炮火反击，预示美伊开战在即”的英文快讯。里面的一处拼写错误是我在完全镇定下来之后才发现的。

不久，部、组领导先后提前到达编辑部。北京时间早晨八点正，CNN实况转播美国总统布什在华府举行的向伊拉克正式宣战的新闻发布会。只见我的顶头上司欧美组组长赵子健沉着冷静地坐在一台发稿电脑前，周围都是听到消息后匆匆赶来并尽量压抑着兴奋神情的领导和同事。到底是年轻有为担任过新华社驻华

盛顿记者，他一面侧耳倾听布什总统的讨伊檄文，一面娴熟快捷地在键盘上敲击。在大伙儿钦佩折服地注视下，一篇正式揭开美伊海湾战争帷幕的英文稿在屏幕上逐渐成形。布什总统结束时的一声感谢话音未落，赵子健就“啪”地一声按下发稿键。这是我第一次目睹新华社英文稿在与世界四大通讯社比肩竞争。紧接下来的日日夜夜里，新华社更是以其前所未有的报道数量和质量赢得国际新闻同行的刮目相看和赞许。而组头当时那种临阵不乱，听记编写，顷刻成文的工夫，让我望其项背，自愧弗如。

现在人成熟了，就不大知道惭愧了。再说，世界跟地球一样大，各路精英璨若星云，也惭愧不过来。正像目前战争在即，却不会像以前那样莫名激动一样，不谋其政是一，唉！这个世界已经乱得跟疯人院炸了窝似的，而天下太平恐怕只是一个长远而不切实际的美好愿望而已。

□ 寄自美国

~~~~~

【“我们”】

恨铁不成钢

· 笑 杏 ·

师兄老房不愧为俊杰。这边交博士论文，那厢激流勇转。大张旗鼓地开了个中药铺子。暖，哪能这样说损人的酸话。人家那是叫国际华佗TCM有限公司。不三月，商通人和。师嫂何乐水再也不用四处打工吃了上顿没下顿。人便一如水的温柔，逢人就把老房夸。

房兄何嫂到底经苦水泡过，幸福了也不忘过去一起挤在‘难民营’的众兄弟姐妹。逢年过节什么的就把大伙儿请到家大餐。估计当年房兄在使馆春节招待庆祝会吃的印象太深。他家的大餐次次使馆级别。各色食品一律经专门厨子之手，一次性杯碟刀叉，佳肴美酒任你挑。人人吃喝放心谈笑尽心。

一年年吃喝谈笑里国际华佗TCM有限公司茁壮成长国际接轨与时俱进国内结贵。现如

今已发展成一个跨国际综合有限实无限公司。除TCM外留学中介咨询、签证代理、房产、机票销售等业务无所不包。公司编制也由房兄何嫂两人一变五十有余。理工农医商博士硕士人才云集。房兄何嫂的境界自然又上几层楼。

话说上周六傍晚我照例准时到达房家客厅。可面前颠来颠去的都是些生面孔。正疑着是不是来得过早，咱准兄弟姐妹们还在路上？人流把我引到房家东边大餐厅。红赤亮的大龙虾、黄灿灿的炸鱼、大排、烤鸭、绿油油的菠菜、鹅黄浅青暗红混白的炒饭顿时让我将其他的难兄弟姐妹们忘个精光。我挑个角落自顾自。其实那里还有许多别的清淡素色的美味佳肴。可咱还是好这些个大鱼大肉速度依旧风卷残云。

消灭了两大盘方想起熟悉的面孔。但见乐水嫂款款而来。大半年不见，乐水嫂的身段风韵更足。笑脸一如十六的满月浑圆发亮。一阵问寒问暖之后乐水嫂拉我楼上聊。

通常都是吃饱喝足之后，难兄弟姐妹们一齐涌上楼拱猪四方城磨嘴皮什么的。听乐水嫂邀我上楼心里便凉半截：其他的人莫不是就不来啦？

果然，一进楼上客厅，乐水嫂的脸徒地变了。连说那些哥们原来都是些小人。她早明戏这些人不服气妒嫉她和老房，没想到他们竟然连脸都不露。这倒让我为其他人找起理由，却也是实。记得上个月在露天市场碰到小马时，她说她们公司刚宣布要裁员的事，大家都惶惶不安生怕轮到自己。武年的博士后合同明年七月到期，可他现如今还没找到后路。孙大姐的小女儿要考中学，刘红……姚路……我自己的烦心事更多，要不是嘴馋，说不定也不得来呢。听我这一顿说。乐水嫂似乎消了些气。遂转换话题和我聊起别的事来。

乐水嫂比较文学出身，本喜欢舞文弄墨。因事业繁忙才搁笔多年。但她说这两年恢复了看书习惯，也览了不少网文。与我神色飞舞地

说了些故事后，话锋一转说她小时候最爱写记叙文。那时候记踏青之后有秋游，记我所敬爱的某老师之后又写我的父母亲。可如今她最烦的就是游记和纪念家人友人之类的文字。

我问她为什么。回说虚假。我要她举例，她说比如她看到的文章都对父母如何如何热爱或父母如何如何悲苦可她总觉得她对父母热爱的同时更多是恨铁不成钢。我马上驳斥她只有长辈对晚辈恨铁不成钢，哪有反过来说的呢。可她说你听听我的故事吧。

最后这场讨论以我胜利而终。但回家后乐水嫂的家事却在脑子里久久不去。得到同意，将她的话略做整理。为留些许原味，这些话带引号用第一人称。

“要不是反右彻底地改变了父亲的一切，我们做儿女的猜想他可能颇有些‘余永泽’气质。那样的话也就没有后来的家经啦。

父亲祖祖辈辈务民。说起来三姑六姨众多深究呢却什么至亲也没有。当然等到他落魄头顶传说中两顶脱不掉的帽子时，便理所当然地与外乡人母亲‘叶落’到他的老根。从此母亲卷入父亲所有的三姑六姨以及他们儿孙种子种的不知是热火朝天还是水深火热的生活之中。

开始父母亲都在父亲的家乡种地。做为知书达理之人，周边老乡的家信全由他们‘承包’，自家的亲戚更不必说。父亲又是个讲故事高手，农闲时家里总聚集着老农老妇和孩子们。根本没人拿他当右派反革命分子。没多久父母亲很自然地被‘优化’到当地的公社医院。毕业于医学院又行医多年，他们很快就成为那医院最好的医生。可我们兄妹的麻烦也就开始。

老乡们有时时间观念极强。比如插秧拔草什么都要赶节气。有时丝毫没有时间概念。有病了不上医院却总往我家跑而且不管我们是在吃饭还是已经睡觉。可我的父母亲却从不对他们说不。反而乐此不疲地或在家里当场瞧病（要是病人自己上门的话）或是立即背上药箱

听诊器随人而去。对此我们兄妹几个敢怒不敢言。

他们做医生每月有点固定的工资。本是少的可怜。在父亲的三姑六姨眼里估计有些可观。我常能看到他们向母亲借钱。有时是买油买盐有时是儿子娶亲女儿出嫁。这样一来我们过年的新衣没了，菜里的油水少了有时甚至没有。涉及到直接利益。记得有一年年初三我们兄妹几个终于联合起来壮着胆向父母造了一次反。可能看我们年幼，母亲对我们苦口婆心。什么这个姑奶奶当年在你爸爸打右派劳改时曾背着炒米粉小脚步行几百里去看你爸爸（根本没让见人，炒米粉也没到我父亲嘴），那个表叔给你爸爸送过棉被。再就是哪个表姑丈夫死了一个人带四个儿子怪可怜……母亲这些话自让我们感动。觉得那些亲戚的确对咱家有大恩大德又穷苦可怜。从此不再造反。

多年的观察我们渐渐发现亲戚们凡借钱一律找母亲。按说他们是父亲的亲戚该与父亲多说才是。莫非父亲他与我们子女的想法一致？这在我们上大学后得到证实。那时父亲已经平反。父母的工资也恢复到应有的级别，在当时的工薪族里不算太低。我们兄妹们都只评到末等助学金。而家里给我们的钱少的可怜。寒酸之下，在一年寒假里拜年时节我们第二次造反，不愿意再出门拜年（当然也就少花钱）。这时母亲极为伤心说你们书念到脚肚里去了（外乡人的母亲已说一口本地方言了），一点没有同情心，自私自利，忘了本。话说的非常严重。但这回父亲坚定地站在子女一边。那次的家庭‘暴乱’不了了之。后来不知是父亲起平衡作用还是母亲也有所‘觉悟’反正每月给我们的钱多了两块。当然也许是他们自己吃的更差。又让我们心里充满了自责。”

说到这里时乐水嫂滋了口橙子汁。说这是我家的济贫问题。后来我大学毕业，他们也退休回到我母亲的老家上海。我们兄妹轮番‘教育’他们：现在进城了，要有金钱意识，要学

会让自己吃好穿好。他们嘴上哼啊哈的。我们也知道他们还是定时往父亲的老家寄包裹。但我们毕竟回家的时间短，眼不见为净。也就懒得管这些事。济贫的矛盾基本消除。却冒出别的事：厉行节约和朴素，其实是寒酸。

“其实那也早就有了。我从记事起，母亲就极其节约朴素，衣服永远是灰蒙蒙的。并且也这样要求我和我妹妹。大二暑假里，有天在外面乘凉时，住我家对面的五奶奶说到我母亲第一次到父亲老家时那美丽的装束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却很高兴。原来母亲是爱美的。她现在那样子可能是时代的影响。随着我们的长大对我们的限制会少些吧。可我们却终究没有机会。

如今是山高皇帝远，我们怎么打扮她老人家也管不了啦。可是我们的行为早已被她定了格。你看，至今我还是一身老土，这与我母亲有关。我妹妹似乎好一些。

那年我回上海，对街上的现代化印象深刻。可回家，映入眼帘的是一排塑料袋和晾衣服的竹竿子，上面挂满各种菜篮衣物。接着是我的穿着奇装异服的父母（那可不是什么时髦而是为节约在家穿的用不同旧布自缝的衣裳）。乍见之下，仿佛回到几个世纪之前，让人哭笑不得。

我提议将室内做些装修。他们坚决不肯。说家里装修的太好了反而招小偷。我想可能他们总‘救济’别人没有余钱。我说给他们一些钱，又是坚决不要说他们有钱。后来我还是寄了些钱，并多次电话写信要他们吃好穿好住好。他们每次都说是是还说现在他们也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家里实现了现代化。我满以为真。可最近我弟弟回上海，他描述的情况与我几年前所见的并无二样。”

乐水嫂说到这里我插嘴说，那是代沟。象我们父母辈的人大多如此。你犯不着说什么恨铁不成钢。乐水嫂说你再听我说吧。像你父母

到美国来玩，他们回国在外面说不说？光荣不光荣？自豪不自豪？我说那是啊。可是我的父母却不。乐水嫂摇摇头。他们美国英国都跑了好几趟，可每次回国并不多说，有时根本不说。因为觉得不能给每一个亲朋好友带礼物，又说做人不要招摇的好。有时我们也知道他们现在到我们这里来不能像过去他们自己那样作主买东西，也买些给他们让他们带回。可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想到每个人。

乐水嫂的话让我大笑。我说这倒有点普遍意义。你不要大惊小怪。

乐水嫂说好吧，我说点独特意义的。你看这些年我和老房的事业蒸蒸日上，赚了钱，新房新车，多好。可我父亲来的第一天就发了火。为什么？就因为他过去是西医，坚决不信中医。硬说我们这是搞欺骗。你说他脑筋旧不旧？而且就为这，三年没来啦。

我马上想到我们最早的‘论点’，连忙钻空子说：是啦，这是你父母亲的事，你不能据此就说别人所记载的他们的父母亲的事虚假呀。

于是和乐水嫂的争论中我大获全胜。

可是，如前所说回家后我想了很久。这就是乐水嫂的父母亲？他们何以如此？

我又想到我自己的父母亲，想到乐水嫂和老房，想到我自己。

最后想到乐水嫂说的那句“恨铁不成钢”，是为标题。却又免不了疑惑和感叹。

□ 寄自美国

~~~~~

【杂 文】

下流话与上流人

• 唐 夫 •

下流话、是下流人之语，我出国前总是这么认为。

孩子时期穿叉叉裤，算是开放吧。本不懂

口齿之声也有上流与下流之道，因为成人的插科打诨和“三讲”不息（天天、月月，年年），使这些词汇潜移默化童心，“日”的初步理解才有。那才是最初始的启蒙教育，特别是邻居之间吵架：下流话滔滔不绝，伸手画脚，手舞足蹈，随之增添思维，联想，推理，编造，拉猫扯狗带猪牵牛，甚至把防空洞与火车都形容在内，无愧无羞，无不涉及。那唾沫乱濺，摇头晃脑的神情，简直是特级相声表演，说唱擂台。每当这样的“事件”发生，围观者云集成圈，嘻嘻哈哈，眉飞色舞。那些骂街泼妇，个个对性学，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研究精深，兼有特别口才。毛润之时代的人好斗，一吵架就把样板戏忘记得干干净净。这是歪打正着，不然，那一整代人的婚姻生活恐怕只有靠翻毛著成梦。

我当“知青”十八岁了，那时候“学大寨”干活在田地的人都是混工分耗时间（计算算钱，这词汇现在可能失传），于是农民便嘻嘻哈哈的将下流话幽默调侃为“推磨”，我还木然的似懂非懂。有一天，一位闹笑的村妇对我说：“啊！你的嘴巴还有饭粒。”我信以为真，用手一抹，周围的农民全部哄然大笑。我才知上当受骗，农村人把嘴形别有所指，上流与下流形相。后来当工人，大家更是津津乐道不疲，顺口溜押韵为：三天不谈PI，活路少做些。那时候工业学大庆，活路不能少干，下流话领导不监控，那是唯有的自由。当年“四人帮”造了艘所谓很小的“巨轮”，该是下流话的成绩。众所周知，下流话最具普及力，感染力，表达力，也是文化脉络。

按照象形字来看，“日”字是有缺点，汉字没有英语般圆滑。为什么太君要叫日本人，在骂人话语里，说得比同性恋还怪哉。在历史问题上，又涉及到“小兵张嘎”等神话事迹，现在国内扫黄，男人开始畏惧抗日英雄。日说在北方叫操，四川话里参杂最多，在街头巷尾留心一听，那是滔滔不绝：日妈，日你妈，日你先人哟！由此可涉及到所有三亲六戚。句子

用得越长的，就越表示认真和激昂的程度。单就日妈而言，一家人都在说，两兄弟也说，双胞胎也说，就是花枝招展的娘们对骂也这么说，遭到回敬，怎么办？回答者不乏敏捷，棒棒军呀。再跨度大点的，让狗也占便宜。聊斋里记叙商人妻子寂寞家中，移情狗恋，主人远道归来未谙第三者，不慎被咬死，妻子下场则是袁崇焕的榜样了。所以，只要听说：你这个狗日的，老子日你妈哟！……等等。就当现在说三个代表。大概平常的“日”论太多，日货也充斥市场，思想在潜移默化，移风易俗也落实到行动上。早的不说，义和团就曾把信仰上帝的女人，活活的倒插杨柳在土里，分开双腿，用蜡烛插在中间当灯座，照亮革命大道。接踵而至的是老革命打AB团，肃反，对同志用刺刀“日”（如“雪白血红”作品就有记载）。文革中女学生为毛主席如此献身的不少，有的被插了丝瓜，革命时代工具革新。中国人的敢想、敢说、敢干，是奇迹不断的。下流话里老三篇为：老子、龟儿子，日妈。

自称老子也是朗朗上口，但不属道德经。这表示我是你爸爸，挂名，不兼正职。这话男女都用，在重庆凡是喜欢带坝子〔下流话随口语之说〕的无不句句兼备，包括在兄弟姊妹，同学朋友之间聊天。听的只管听，说的只管说，言不及义。其余用得多的如龟儿，龟儿子，龟孙子，但不说龟承子了，带坝子不必四世同堂。现在是龟字当头，美国一位白人姑娘生了双胞胎，一黑一白，弄得科学家焦头烂额。一新加坡姑娘一夜情战两百多小伙子，创造金石大全记录，华人扬名天下。有抗战慰安妇记录，一天要应付三百七十多人，我算了一下，如果扣除吃饭睡觉时间，不足三分钟就要慰安一人，这可能吗？科幻！重庆文革中武斗，有红卫兵黑夜抓路人论奸，一妇人受害时将地上的泥沙揣进发中人的口袋里，事毕幸存，回家的第二天见儿子回来，问其夜间行经，再检查口袋里，果然有当时的泥沙。这可真是落实了老三篇。

现在生活在国外，经常看好莱坞影片，演员对话喋喋不休的是夹有F U C K，音译为汉语叫发盖。这和妈的关系不大，外国人不讲孝道，但属于日的范围。美国直爽，一说F U C K还带上Y O U，直端端向你来了。我在美国周游不少城市，倒不觉下流话盛行。后来在英国伦敦打工，公司里就我一个中国佬，别的全是英国佬，听他们说话总是发盖迭发盖的，但不加Y O U。我久居芬兰，现在天天在厂与工人打成一片，下流话时有流露，发盖在芬兰语是V u o i V e i t t u！音为：窝矣，伟毒！最先我听邻居的孩子说，就问他的年青妈妈，想学芬兰语，我当然不知含意，这妈妈笑而不答，我因而愧惶。初中两年里我学过俄语，现在的邻居就是漂亮的俄国人家，父母儿女，斯斯文文的，我不好意思为了这篇拙笔去考证。想苏联红军二战尾声在中国东北的“友好”行经，弄死多少良家女子，是没人统计的。出国后我先居南美洲，西班牙口语还算可以，但不会发盖，每翻开词典，见到对中国人这一单词的极尽侮辱之语，就令人油然令人想爱国。

曾见“三言两拍”里有打X的篇章，猜为性关系了。后来读“金陵春梦”，称蒋介石爱骂娘西匹，是不是浙江骂法，西皮译音为普通话，应该叫“的P I”，等于娘的P I。这是作者“恶攻”，整书都在胡说堆积，不足为信。前几年看到毛主席的私人医生的真实回忆录，才知毛爱说下流话。据中央文件透露，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和彭德怀对骂操娘引出几十年恩怨，一个说你操了我的娘四十天，现在我操你的娘二十天总可以了吧。现在的毛主席和彭德怀是不是还在阎王殿里操，这情报就机密得很了。高岗在中央会议〔七大〕上给小资产阶级下了个形象生动的定义，叫男人的鸡巴，动不动就翘起来，目的是明显。据作家京夫子所写，高主席风流，他把孟景云当礼物送给毛泽东，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木工最爱说棒头，是以分公母，很形象生动的日。不知道为什么汉字里居然没有这个人们朗朗上口的字，文化人

写逼是不对的，有的写字母代替比如P I或B I等，红楼梦里曹雪芹篇的女儿乐之说，应该是很下流的了，但属于名著，下流也上流。再说卢梭在忏悔录里也写了不少他的下流动作，普希金的日记更是不堪入目。

现代日的传说越来越丰富多彩，叶剑英是花元帅，女人换得频繁，最后一个都不要。朱德在打战的时候占领一个地方就要找一个女人，这大概是从苏联代表李德那里学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揭示接近元帅级别的高干父子强奸同一大学生，作者被定罪为反革命。军队里当官的几乎都“眯唏”了卫生员和宣传队员。农村土著干部笑咪咪的接送女知青，艳福来啦！算是文革的节外生枝。周恩来悄悄的弄出私生女还成了海外作家更是笑话。毛主席“水击三千里”，以道家观念指导日说，多少女人吃了哑巴亏，永远都是迷。文革时老人家性趣十足，传旨“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要举国播送，谱曲，演唱，自己不要隐私权，还把江青“乱云飞渡”的性状弄得载歌载舞，只有李医生知道主席辜丸单数，劲松基础不好，思想倒还浪漫，说这些下流话啊，一国人都唱得雄赳赳的，难怪红卫兵不怕死。

用诗词表达下流话，是上流人物的上上流，当年最爱听唱老人家的劲松。

我总是哈哈大笑！

□ 寄自芬兰

本期编辑： 本期校对：  
唐泓（美国） 曾敏（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P S、P D F版设计： 晨 剑 （美国）